

意义上的封城、隔离，以应对新冠病毒的大规模入侵。欧美有一点几乎每个国家都异曲同工，就是对无症状或轻症病人都不收治，甚至不去检测，仅仅要求他们自行隔离，以观病情发展。就是这种做法，导致欧美大大低估了正在传染他人的带病毒者的人数及其严重的危害性。因此我们看到，当新冠病毒在3月初的几周开始在欧美传染时，在很短时间就导致其战线的全面失控……

今天我们几乎可以预言，欧美国家公布的确诊人数，远远低于其实际已经被感染的人数。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为止，欧美国家的确诊病例以数日翻一番的速度向上猛增。如果对“战事”做一个经过仔细研判后的结论，那只有一个结果，即中国在未来一两个月内将取得这场“世界大战”的胜利；而欧美其他国家则面临着一场更残酷的决战：所有预测都说明，欧美病毒传播峰值将在一两周后到来……

当然，由于这是一场“世界大战”，中国独家胜利不是最终的胜利。中国依然面临着“输入型”新冠病毒的再次入侵。所以，人类正面临着的一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争。只有人类共同获胜，才是这场“世界大战”的最终胜利。

西方民选体制国家机构出现问题

从表面层次来看，欧美目前在这场“世界大战”中节节败退的原因，是没有汲取中国的经验教训，没有及时做好应对准备，没有及时采取培训人员、储备物资、建设应急机构等必要的“应战措施”。但当“战争”真正打响之后，我们看到的则是另外一种局面出现在我们眼前，即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似乎无法应对这样的一场危机。这场新冠病毒战争证明，一个没有公共医疗卫生系统的国家如美国，或者公共医疗卫生系统虽然存在但却不够强大的欧洲各国，是无法应对这样一场战争的。

我早就在多篇中指出，西方民选体制的权力结构早就已经不再是西方理论家宣称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演变成以“资本、政权与媒体”组成的真正主控着西方社会的新的三权分立。然而问题就恰恰在于新的三权分立对新冠战争表现出来的却是极端的无效性。

欧美新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如果要应对一个明确的敌对国家，应该是可行的。以法国为例。我们看到，法国初期是将“来自中国”视为这场战争中的“敌人”的主要来源。任何人发热就医，医院第一句话问的就是“是否与中国武汉有关系”。应该说，

当时法国的这一套应战方式方法还是有着一定的有效性的。我们看到，直到2月底，无论是中国赴法旅游的游客还是法国从武汉撤回的法国侨民，都由法国有关方面非常理性地实行了有效的隔离手段。他们都没有造成法国境内大规模的病毒传染。

然而问题是，新冠病毒却不同于任何有形的敌人；这场战争的敌人是无形的，来源于四面八方。虽然法国总统马克龙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种战争的危险性——正因为如此，马克龙总统才会在他第一次对法国全民发表涉及新冠病毒的“应战演讲”时，才会多达六次提及，法国“处于战争之中”——但他却没有明白法国这场战争的“敌人”却是无形的、来源于全方位的。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强调的，正是中国病毒专家钟南山的那句名言，“疫情虽然首次在中国出现，但是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源头不一定在中国”。在不知不觉中，法国突然就开始了疫情的扩散。原因看来就是因为法国卫生当局并没有找到造成法国本土新冠病毒大规模传染开来的最初病原。这是法国目前节节败退的首因。

其次，法国医疗体系在应对这类大型传染病时实际上是漏洞百出的。

直到今天为止，当你在法国发烧、咳嗽时，打急救电话是没用的，首先必须联系的是自己的“家庭医生”。法国一般看病都是先找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处理不了，才转到专科医院，由专科大夫做进一步的诊断。当涉及发热的时候，一般家庭医生都会问你是否有呼吸困难现象。如果没有，他就会让你在家隔离休息，也就是让你等待看看你是不是遭遇了新冠病毒；如果不是，待几天不就好了？如果是，就看你自己的免疫力能否战胜新冠病毒。能，谢谢上帝！不能，到了你呼吸困难的时候，你再打电话；那时你的家庭医生可能就会让你打急救电话了。到了医院，你将会

2020年3月28日，在西班牙马德里，人们在一家超市外排队等待购物。

